明史/卷17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列傳第五十八 于謙 ◄

明史
卷一百七十一
列傳第五十九　王驥 徐有貞 楊善 王越

► 列傳第六十 羅亨信 侯璡 楊寧 王來 孫原貞 朱鑑 楊信民 張驥 馬謹 程信 白圭 張瓚 孔鏞 鄧廷瓚 王軾 劉丙

○王驥〈（孫瑾）〉徐有貞楊善〈（李賓趙榮霍瑄沈固）〉王越

王驥，字尚德，束鹿人。長身偉幹，便騎射，剛毅有膽，曉暢戎略。中永樂四年進士。為兵科給事中，使山西，奏免鹽池逋課二十餘萬，尋遷山西按察司副使。

洪熙元年入為順天府尹。宣德初，擢兵部右侍郎，代顧佐署都察院。久之，署兵部尚書。九年命為真。

正統元年奉詔議邊事，越五日未奏。帝怒，執驥與侍郎鄺埜下之獄。尋得釋。阿臺、朵兒只伯數寇甘、涼，邊將屢失利。侍郎柴車、徐晞，都御史曹翼相繼經理邊務，未能制。二年五月命驥往，許便宜行事。驥疾驅至軍，大會諸將，問「往時追敵魚兒海子，先退敗軍者誰」。僉曰「都指揮安敬」。驥先承密旨戮敬，遂縛敬斬轅門，並宣敕責都督蔣貴。諸將皆股慄。驥乃大閱將士，分兵畫地，使各自防禦，邊境肅然。閱軍甘、涼，汰三之一。定更番法，兵得休息而轉輸亦省。

俄阿臺復入寇。帝以任禮為平羌將軍，蔣貴、趙安為副，驥督軍。三年春，偕諸將出塞，以貴為前鋒，而自與任禮帥大軍後繼，與貴約曰：「不捷，無相見也。」貴擊敵石城，敵走兀魯乃。貴帥輕騎二千五百人出鎮夷，間道兼行，三日夜及之。擒左丞脫羅，斬首

三百餘，獲金銀印各一，駝馬兵甲千計。驥與禮自梧桐林至亦集乃，擒樞密、同知、僉院十五人，萬戶二人。降其部落，窮進至黑泉。而趙安等出昌寧，至刁力溝，亦擒右丞、達魯花赤三十人。分道夾擊，轉戰千餘里，朵兒只伯遠遁。論功，貴、禮皆封伯，而驥兼大理卿，支二俸。尋召還，理部事。

久之，麓川之役起。麓川宣慰使思任發叛，數敗王師。黔國公沐晟討之，不利，道卒。以沐昂代。昂條上攻取策，征兵十二萬人。中官王振方用事，喜功名，以驥可屬，思大舉。驥亦欲自效。

六年正月遂拜蔣貴平蠻將軍，李安、劉聚為副，而驥總督軍務，大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討之。刑部侍郎何文淵、侍講劉球先後疏諫，不納。濒行，賜驥、貴金兜鍪、細鎧、蟒繡緋衣、朱弓矢。驥請得以便宜從事。馳傳至雲南，部署諸將，遣參將冉保由東路趨孟定，大軍由中路至騰沖，分道夾擊。是年十一月，與貴以二萬人趨上江，圍其寨，五日不下。會大風，縱火焚柵，拔之，斬首五萬餘級。進自夾象石，渡下江，通高黎貢山道。閏月至騰沖，長驅抵杉木籠山。賊乘高據險，築七壘相救。驥遣參將宮聚、副將劉聚分左右翼緣嶺上，而自將中軍奮擊之，賊大潰，乘勝至馬鞍山。

逾月，抵賊巢。山陡絕，深塹環之。東南面江，壁立不可上。驥遣前軍覘賊，敗其伏兵。賊更自間道立柵馬鞍山，出大軍後。驥戒軍中無動，而令都指揮方瑛以六千人突賊寨，斬首數百，復誘敗其象陣。會東路軍冉保等已合木邦、車裏、大侯諸土軍，破烏木弄、戛邦諸寨。遣別將守西峨渡，防賊軼，刻期與大軍會。驥乃督諸將環攻其七門，積薪縱火。風大作，賊焚死無算，溺江死者數萬人。思任發攜二子走孟養。獲其虎符、金牌、宣慰司印及所掠騰沖諸衛所印章三十有奇。犁其巢穴，留兵守之而還。

明年四月遣偏師討維摩土司韋郎羅。郎羅走安南，俘其妻子。傳檄安南，縛之以獻。五月，師還。帝遣戶部侍郎王質賚羊酒迎勞，賜宴奉天門。封推誠宣力武臣、特進榮祿大夫、上柱國、靖遠伯，歲祿千二百石，世襲指揮同知，賜貂蟬冠玉帶。貴進侯，劉聚等遷賞有差。從征少卿李賁，郎中侯琎、楊寧皆擢侍郎，士卒賜予加等。府庫為竭。

思任發之竄緬甸也，其子思機發復帥余眾居者藍，乞入朝謝罪。廷議因而撫之，王振不可。是年八月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，帥參將冉保、毛福壽以往。未至而思機發遣弟招賽入貢，緬甸亦奏獲思任發，要麓川地。朝廷不納其貢，且敕驥圖緬甸，驥因請濟師。

八年五月復命蔣貴為平蠻將軍，調土兵五萬往，發卒轉餉五十萬人。驥初檄緬甸送思任發。緬人陽聽命，持兩端。是年冬，大軍逼緬甸，緬人以樓船載思任發覘官軍，而潛以他舟載之歸。驥知緬人資木邦水利為唇齒，且慮思機發將以獻其父故仇之，故終不肯獻思任發。驥乃趨者藍，破思機發巢，得其妻子部落，而思機發獨脫去。

明年召還，加祿三百石，命與都御史陳鎰巡延綏、寧夏、甘肅諸邊。初，寧夏備邊軍，半歲一更。後邊事亟，三年乃更。軍士日久疲罷，又益選軍余防冬，家有五六人在邊者，軍用重困。驥請歲一更，當代者以十月至，而代者留至來年正月乃遣歸，邊備足而軍不勞。帝善其議，行之諸邊。當是時，緬人已以思任發來獻，而思機發竊駐孟養地，屢遣使入貢謝罪。中外咸願罷兵。振意終未慊，要思機發躬入朝謝。沐斌帥師至金沙江招之，不至。諭孟養執之以獻，亦不聽命。於是振怒，欲盡滅其種類。

十三年春復命驥總督軍務，宮聚為平蠻將軍，帥師十五萬人往。明年造舟浮金沙江，蠻人柵西岸拒守。官軍聯舟為浮橋以濟，拔其柵，進破鬼哭山，連下十餘寨，墜溺死者無算。而思機發終脫去，不可得。是時，官軍逾孟養。至孟　　海。地在金沙江西，去麓川千里，自古兵力所不至，諸蠻見大軍皆震怖。而大軍遠涉，驥慮饋餉不繼，亟謀引還。時思機發雖遁匿，而思任發少子思陸復擁眾據孟養。驥度賊終不可滅，乃與思陸約，立石表，誓金沙江上，曰：「石爛江枯，爾乃得渡。」遂班師。

驥凡三征麓川，卒不得思機發。議者咎驥等老師費財，以一隅騷動天下。而會川衛訓導詹英抗疏劾之，大略謂：「驥等多役民夫，舁彩繒，散諸土司以邀厚利。擅用腐刑，詭言進禦，實充私役。師行無紀，十五萬人一日起行，互相蹂踐。每軍負米六斗，跋陟山谷，自縊者多。抵金沙江，徬徨不敢渡；既渡不敢攻；攻而失都指揮路宣、翟亨等。俟賊解，多捕魚戶為俘。以地分木邦、緬甸，掩敗為功。此何異李宓之敗，而楊國忠以捷聞也。」奏下法司。王振左右之，得不問。而命英從驥軍自效。英知往且獲罪，匿不去。

當是時，湖廣、貴州諸苗，所在蜂起，圍平越及諸城堡，貴州東路閉。驥至武昌，詔還軍討苗。會英宗北狩，群臣劾王振並及驥。以驥方在軍，且倚之平苗，置弗問。命佩平蠻將軍印，充總兵官，侍郎侯璡總督軍務。已而苗益熾，眾至十餘萬。平越被圍半歲，巡按御史黃鎬死守，糧盡掘草根食之，而驥頓軍辰、沅不進。景泰元年，鎬草疏置竹筒中，募人自間道出，聞於朝。更命保定伯梁珤為平蠻將軍，益兵二萬人。侯璡自雲南督之前，疾戰，大破賊，盡解諸城圍。而驥亦俘划平王蟲富等以獻。

驥還，命總督南京機務。其冬，乞世券，與之。南畿軍素偷惰。驥至，以所馭軍法教之。于謙弗重也，朝廷以其舊臣寵禮之。三年四月，賜敕解任，奉朝請。驥年七十餘，躍馬食肉，盛聲伎如故。

久之，石亨、徐有貞等奉英宗復辟，驥與謀。賞稍後，上章自訟，言：「臣子祥入南城，為諸將所擠，墮地幾死。今論功不及，疑有蔽之者。」帝乃官祥指揮僉事。而命驥仍兵部尚書，理部事，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、光祿大夫，余如故。數月請老，又三年乃卒，年八十三。贈靖遠侯，謚忠毅。傳子常及孫添。添尚嘉善長公主。

再傳至孫瑾。嘉靖初，提督三千營，協守南京，還掌左府。久之，佩征蠻將軍印，鎮兩廣。廣東新寧、新興、思平間多高山叢箐，亡命者輒入諸瑤中，吏不得問，眾至萬餘人，流劫高要、陽江諸縣。官軍討之，輒失利。三十五年春，瑾與巡撫都御史談愷檄諸路土兵誅其魁陳以明，悉平諸巢。捷聞，加太子太保。而扶藜、葵梅諸山峒馮天恩等，據險為寇者亦數十年。瑾復督軍分道進剿，破巢二百餘，復以功蔭一子錦衣百戶。言官劾其暴橫，召還。爵傳至明亡乃絕。

徐有貞，字元玉，初名呈，吳人。宣德八年進士。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為人短小精悍，多智數，喜功名。凡天官、地理、兵法、水利、陰陽方術之書，無不諳究。

時承平既久，邊備俞惰，而西南用兵不息，呈以為憂。正統七年疏陳兵政五事，帝善之而不能用。十二年進侍講。十四年秋，熒惑入南斗。呈私語友人劉溥曰「禍不遠矣」，亟命妻子南還。及土木難作，郕王召廷臣問計。呈大言曰：「驗之星象，稽之歷數，天命已去，惟南遷可以紓難。」太監金英叱之，胡濙、陳循咸執不可。兵部侍郎于謙曰：「言南遷者，可斬也。」呈大沮，不敢復言。

景帝即位，遣科道官十五人募兵於外，呈行監察御史事，往彰德。寇退，召還，仍故官。呈急於進取，自創南遷議為內廷訕笑，久不得遷。因遺陳循玉帶，且用星術，言「公帶將玉矣。」無何，循果加少保，大喜，因屢薦之。而是時用人多決於少保于謙。呈屬謙門下士遊說，求國子祭酒。謙為言於帝，帝曰：「此議南遷徐呈邪？為人傾危，將壞諸生心術。」呈不知謙之薦之也，以為沮己，深怨謙。循勸呈改名，因名有貞。

景泰三年遷右諭德。河決沙灣七載，前後治者皆無功。廷臣共舉有貞，乃擢左僉都御史，治之。至張秋，相度水勢，條上三策：一置水門，一開支河，一浚運河。議既定，督漕

都御史王竑以漕渠淤淺滯運艘，請急塞決口。帝敕有貞如軏議。有貞守便宜。言：「臨清河淺，舊矣，非因決口未塞也。漕臣但知塞決口為急，不知秋冬雖塞，來春必復決，徒勞無益。臣不敢邀近功。」詔從其言。有貞於是大集民夫，躬親督率，治渠建閘，起張秋以接河、沁。河流之旁出不順者，為九堰障之。更築大堰，楗以水門，閱五百五十五日而工成。名其渠曰「廣濟」，閘曰「通源」。方工之未成也，帝以轉漕為急，工部尚書江淵等請遣中書偕文武大臣督京軍五萬人往助役，期三月畢工。有貞言：「京軍一出，日費不貲，遇漲則束手坐視，無所施力。今泄口已合，決堤已堅，但用沿河民夫，自足集事。」議遂寢。事竣，召還，佐院事。帝厚勞之。復出巡視漕河。濟守十三州縣河夫多負官馬及他雜辦，所司趣之亟，有貞為言免之。七年秋，山東大水，河堤多壞，惟有貞所築如故。有貞乃修舊堤決口，自臨清抵濟寧，各置減水閘，水患悉平。還朝，帝召見，獎勞有加，進左副都御史。

八年正月，景帝不豫。石亨、張輗等謀迎上皇，以告太常卿許彬。彬曰：「此不世功也。彬老矣，無能為。徐元玉善奇策，盍與圖之。」亨即夜至有貞家。聞之，大喜，曰：「須令南城知此意。」軏曰：「陰達之矣。」令太監曹吉祥入白太后。辛巳夜，諸人復會有貞所。有貞升屋覽乾象，亟下曰：「時至矣，勿失。」時方有邊警，有貞令軏詭言備非常，勒兵入大內。亨掌門鑰，夜四鼓，開長安門納之。既入，復閉以遏外兵。時天色晦冥，亨、軏皆惶惑，謂有貞曰：「事當濟否？」有貞大言「必濟」，趣之行。既薄南城，門鋼，毀墻以入。上皇燈下獨出問故，有貞等俯伏請登位，乃呼進輿。兵士惶懼不能舉，有貞率諸人助挽以行。星月忽開朗，上皇各問諸人姓名。至東華門，門者拒弗納，上皇曰「朕太上皇帝也」，遂反走。乃升奉天門，有貞等常服謁賀，呼「萬歲」。

景帝明當視朝，群臣咸待漏闕下。忽聞殿中呼噪聲，方驚愕。俄諸門畢啟，有貞出號於眾曰：「太上皇帝復位矣！」趣入賀。即日命有貞兼學士，入內閣，參預機務。明日加兵部尚書。有貞謂亨曰：「願得冠側註從兄後。」亨為言於帝，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，掌文淵閣事，賜號「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」，祿千一百石，世錦衣指揮使，給誥券。有貞遂誣少保于謙、大學士王文，殺之。內閣諸臣斥遂略盡。陳循素有德於有貞，亦弗救也。事權盡歸有貞，中外咸側目。而有貞愈益發舒，進見無時，帝亦傾心委任。

有貞既得誌，則思自異於曹、石。窺帝於二人不能無厭色，乃稍稍裁之，且微言其貪橫狀，帝亦為之動。御史楊瑄奏劾亨、吉祥侵占民田。帝問有貞及李賢，皆對如瑄奏。有詔獎瑄。亨、吉祥大怨恨，日夜謀構有貞。帝方眷有貞，時屏人密語。吉祥令小豎竊聽

得之，故泄之帝。帝驚問曰：「安所受此語？」對曰：「受之有貞，某日語某事，外間無弗聞。」帝自是疏有貞。會御史張鵬等欲糾亨他罪，未上，而給事中王鉉泄之亨、吉祥。二人乃泣訴於帝，謂內閣實主之。遂下諸御史獄，並逮系有貞及李賢。忽雷雹交作，大風折木。帝憾悟，重違亨意，乃釋有貞出為廣東參政。

亨等憾未已，必欲殺之。令人投匿名書，指斥乘輿，雲有貞怨望，使其客馬士權者為之。遂追執有貞於德州，並士權下詔獄，榜治無驗。會承天門災，肆赦。亨、吉祥慮有貞見釋，言於帝曰：「有貞自撰武功伯券辭雲『纘禹成功』，又自擇封邑武功。禹受禪為帝，武功者曹操始封也。有貞誌圖非望。」帝出以示法司，刑部侍郎劉廣衡等奏當棄市。詔徙金齒為民。

亨敗，帝從容謂李賢、王翱曰：「徐有貞何大罪？為石亨輩所陷耳。其釋歸田裏。」成化初，復冠帶閑住。有貞既釋歸，猶冀帝復召，時時仰觀天象，謂將星在吳，益自負。常以鐵鞭自隨，數起舞。及聞韓雍征兩廣有功，乃擲鞭太息曰：「孺子亦應天象邪？」遂放浪山水間，十餘年乃卒。

有貞初出獄時，拊士權背曰：「子，義士也，他日一女相托。」金齒歸，士權時往候之，絕不及婚事。士權辭去，終身不言其事，人以是薄有貞而重士權。

楊善，字思敬，大興人。年十七為諸生。成祖起兵，預城守有勞，授典儀所引禮舍人。

永樂元年，改鴻臚寺序班。善偉風儀，音吐洪亮，工進止。每朝謁引進奏時，上目屬之。累進右寺丞。仁宗即位，擢本寺卿。宣德六年被劾下獄，褫冠帶，逾月。

正統六年，子容詐作中官書，假金於尚書吳中。事覺，謫戍威遠衛，置善不問。久之，擢禮部左侍郎，仍視鴻臚事。

十四年八月扈駕北征。及土木，師潰，善間行得脫。也先將入寇，改左副都御史，與都督王通提督京城守備。寇退，進右都御史，視鴻臚如故。景泰元年，廷臣朝正畢，循故事，相賀於朝房。善獨流涕曰：「上皇在何所，而我曹自相賀乎！」眾愧，為之止。是年夏，李實、羅綺使瓦剌，議罷兵，未還，而也先使至，言朝廷遣使報阿剌知院，而不遣大臣報可汗及太師，事必不濟。尚書王直等奏其言，廷議簡四人為正副使，與偕行，帝命俟李實還議之。已而實將至，乃命善及侍郎趙榮為使，賫金銀書幣往。

先是袁敏者，請賚服御物問上皇安，不納。及是，尚書胡濙等言，上皇蒙塵久，禦用服食宜付善等隨行，亦不報。時也先欲還上皇，而敕書無奉迎語，自賚賜也先外，善等無他賜。善乃出家財，悉市彼中所需者，攜以往。

既至，其館伴與飲帳中，詫善曰：「土木之役，六師何怯也？」善曰：「彼時官軍壯者悉南征，王司禮邀大駕幸其裏，不為戰備，故令汝得誌耳。今南征將士歸，可二十萬。又募中外材官技擊，可三十萬。悉教以神槍火器藥弩，百步外洞人馬腹立死。又用策士言，緣邊要害，隱鐵椎三尺，馬蹄踐輒穿。又刺客林立，夜度營幕若猿猱。」伴色動。善曰：「惜哉，今皆置無用矣。」問：「何故？」曰：「和議成，歡好且若兄弟，安用此？」因以所賚遺之。其人喜，悉以語也先。

明日謁也先，亦大有所遺，也先亦喜。善因詰之曰：「太上皇帝朝，太師遣貢使必三千人，歲必再賚，金幣載途，乃背盟見攻何也？」也先曰：「奈何削我馬價，予帛多剪裂，前後使人往多不歸，又減歲賜？」善曰：「非削也，太師馬歲增，價難繼而不忍拒，故微損之。太師自度，價比前孰多也？帛剪裂者，通事為之，事露，誅矣。即太師貢馬有劣弱，貂或敝，亦豈太師意耶？且使者多至三四千人，有為盜或犯他法，歸恐得罪，故自亡耳，留若奚為？貢使受宴賜，上名或浮其人數，朝廷核實而予之。所減乃虛數，有其人者，固不減也。」也先屢稱善。善復曰：「太師再攻我，屠戮數十萬，太師部曲死傷亦不少矣。上天好生，太師好殺，故數有雷警。今還上皇，和好如故，中國金幣日至，兩國俱樂，不亦美乎？」也先曰：「敕書何以無奉迎語？」善曰：「此欲成太師令名，使自為之。若載之敕書，是太師迫於朝命，非太師誠心也。」也先大喜，問：「上皇歸將復得為天子乎？」善曰：「天位已定，難再移。」也先曰：「堯、舜如何？」善曰：「堯讓舜，今兄讓弟，正相同也。」其平章昂克問善：「何不以重寶來購？」善曰：「若賚貨來，人謂太師圖利。今不爾，乃見太師仁義，為好男子，垂史策，頌揚萬世。」也先笑稱善。知院伯毅帖木耳勸也先留使臣，而遣使要上皇復位。也先懼失信，不可，竟許善奉上皇還。

時舉朝競奇善功，而景帝以非初遣旨，薄其賞。遷左都御史，仍蒞鴻臚事。二年，廷臣朝正旦畢，修賀朝房。善又曰：「上皇不受賀，我曹何相賀也？」三年正月加太子太保。六年以衰老乞致仕，優詔不許。

善狀貌魁梧，應對捷給。然無學術，滑稽，對客鮮莊語。家京師，治第郭外。園多善果，

歲時饋公卿戚里中貴，無不得其歡心。王振用事，善媚事之。至是又與石亨、曹吉祥結。天順元年正月，亨、吉祥奉上皇復辟。善以預謀，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、特進光祿大夫、柱國、興濟伯，歲祿千二百石，賜世券，掌左軍都督府事。尚書胡濙頌善迎駕功，命兼禮部尚書，尋改守正文臣。善使瓦剌，攜子四人行，至是並得官。又為從子、養子乞恩，得官者復十數人。氣勢烜赫，招權納賄。亨輩嫉而間之，以是漸疏外。二年五月卒。贈興濟侯，謚忠敏。

善負才辨，以巧取功名，而儉忮為士論所棄。其為序班，坐事與庶吉士章樸同繫獄，久之，相狎。時方窮治方孝孺黨，樸言家有孝孺集，未及毀。善從借觀，密奏之。樸以是誅死，而善得復官。于謙、王文之戮，陳循之竄，善亦有力焉。子宗襲爵，後革「奪門」功，降金吾指揮使。孫增尚公主。

李實，字孟誠，合州人。正統七年進士。為人恣肆無拘檢，有口辨。景泰初，為禮科給事中。也先令完者脫歡議和，實請行。擢禮部右侍郎以往，少卿羅綺為副。至則見上皇，頗得也先要領，還言也先請和無他意。及楊善往，上皇果還。是年十月進右都御史，巡撫湖廣。五年召還，掌院事。初，實使謁上皇，請還京引咎自責，失上皇意。後以居鄉暴橫，斥為民。

趙榮，字孟仁，其先西域人。元時入中國，家閩縣。舅薩琦，官翰林，從入都，以能書授中書舍人。

正統十四年十月，也先擁上皇至大同，知府霍瑄謁見，慟哭而返。也先遂犯京師，奉上皇登土城，邀大臣出迓。榮慨然請行。大學士高谷拊其背曰：「子，忠義人也。」解所佩犀帶贈之，即擢大理右少卿，充鴻臚卿。偕右通政王復出城朝見，進羊酒諸物。也先以非大臣，遣之還，而邀于謙、石亨、王直、胡濙出。景帝不遣。改榮太常少卿，仍供事內閣。景泰元年七月擢工部右侍郎，偕楊善等往。敕書無奉迎語，善口辯，榮左右之，竟奉上皇歸。進左侍郎。

行人王晏請開沁河通漕運，再下廷議，言不便，遣榮往勘。還，亦言不便。尋奉敕會山東、河南三司相度河道。眾以榮不由科目，慢之。榮怒，多所撻辱，又自攝衣探水深淺。三司各上章言榮單馬馳走，驚駭軍民，杖傷縣官，鬻廩米多取其直。撫、按薛希璉、張琛亦以聞。章下治河僉都御史徐有貞核奏。法司言，榮雖失大體，終為急於國事，鬻米從人所為。諸臣侮大臣，抗敕旨，宜逮治，希璉、琛亦宜罪。帝令按臣責取諸臣供狀，

宥之。

天順元年進尚書。曹欽反，榮策馬大呼於市曰：「曹賊作逆，壯士同我討罪。」果有至者，即率之往。賊平，英宗與李賢言，嘆榮忠，命兼大理寺卿，食其俸。七年以疾罷。成化十一年卒。賜恤如制。

霍瑄，字廷璧，鳳翔人。由鄉舉入國學，授大同通判。正統十二年，以武進伯朱冕薦，就擢知府。也先擁英宗至城下，瑄與理餉侍郎沈固等出謁，叩馬號泣。眾露刃叱之，不為動。上皇命括城內金帛，瑄悉所有獻之，上皇嘉嘆。寇數出沒大同、渾源，伺軍民樵采，輒驅掠。或幸脫歸，率殘傷肢體。遺民相率入城，無所棲，又乏食。瑄俱為奏之。老弱聽暫徙，發粟振，而所留城守丁壯除賦役。秩滿當遷，鎮巡諸臣乞留。詔加山西右參政，仍治府事。

英宗復位，征拜瑄工部右侍郎，而固亦以石亨薦，起為戶部尚書。既而巡撫上瑄治行，賜誥旌異。初，瑄在大同，巡撫年富被逮，瑄資其家還裹，為鎮守太監韋力轉所惡，撻之十餘。至是瑄以聞，且言力轉每宴輒用妓樂，服御僭侈如王者，強取部民女為妾。力轉亦訐瑄違法事。帝兩釋焉。其年轉左，賜二品服。成化初，屢為言官所劾。命致仕。卒於京師。

瑄初治郡有聲，晚節不檢。特以艱危時見知天子，遂久列顯位。

沈固，丹陽人。永樂中，起家鄉舉，積官至尚書。石亨敗，乞休去。

王越，字世昌，濬人。長身，多力善射。涉書史，有大略。登景泰二年進士。廷試日，旋風起，揚其卷去，更給卷，乃畢事。授御史，出按陝西。聞父訃，不俟代輒歸，為都御史所劾。帝特原之。天順初，起掌諸道章奏，超拜山東按察使。七年，大同巡撫都御史韓雍召還，帝難其代，喟然曰：「安得如雍者而任之。」李賢薦越，召見。越偉服短袂，進止便利。帝喜，擢右副都御史以行。甫至，遭母憂，奪情視事。越乃繕器甲，簡卒伍，修堡寨，減課勸商，為經久計。

成化三年，撫寧侯朱永征毛裏孩，以越贊理軍務。其秋，兼巡撫宣府。

五年冬，寇入河套，延綏巡撫王銳請濟師，詔越帥師赴之。河套者，周朔方、秦河南地，

土沃，豐水草。東距山西偏頭關，西距寧夏，可二千里。三面阻河，北拊榆林之背。唐三受降城在河外，故內地。明初，阻河為守，延綏亦無事。自天順間，毛裏孩等三部始入為寇，然時出沒，不敢久駐。至是始屯牧其中，屢為邊患。越至榆林，遣遊擊將軍許寧出西路龍州、鎮靖諸堡，範瑾出東路神木、鎮羌諸堡，而自與中官秦剛按榆林城為聲援。寧戰黎家澗，瑾戰崖窯川，皆捷；右參將神英又破敵於鎮羌，寇乃退。

明年正月以捷聞，越引還。抵偏頭關，延綏告警。兵部劾越擅還。詔弗罪，而令越屯延綏近地為援。寇萬餘騎五路入掠，越令寧等擊退之。進右副都御史。是年三月，朝廷以阿羅出等擾邊不止，拜撫寧侯朱永為將軍，與越共圖之。破敵開荒川，諸將追奔至牛家寨，阿羅出中流矢走。論功，進右都御史。

又明年，越以方西征，辭大同巡撫。詔聽之，加總督軍務，專辦西事。然是時寇數萬，而官軍堪戰者僅萬人，又分散防守，勢不敵。永、越乃條上戰、守二策。尚書白圭亦難之，請敕諸將守。其年，寇復連入懷遠諸堡，永、越禦卻之。圭復請大舉搜套。

明年遣侍郎葉盛至軍議。時永已召還，越以士卒衣裝盡壞，馬死過半，請且休兵，與盛偕還。而廷議以套不滅，三邊終無寧歲；先所調諸軍已逾八萬，將權不一，迄無成功。宜專遣大將調度。乃拜武靖侯趙輔為平虜將軍，敕陝西、寧夏、延綏三鎮兵皆受節制，越總督軍務。比至，寇方深入環慶、固原飽掠，軍竟無功。

越、輔以滿都魯、孛羅忽、乜加思蘭方強盛，勢未可破，乃奏言：「欲窮搜河套，非調精兵十五萬不可。今饋餉煩勞，公私困竭，重加科斂，內釁可虞。宜姑事退守，散遣士馬，量留精銳，就糧鄜、延，沿邊軍民悉令內徙。其寇所出沒之所，多置烽燧，鑿塹築墻，以為保障。」奏上，廷議不決。越等又奏：「寇知我軍大集，移營近河，潛謀北渡，殆不戰自屈。但山、陝荒旱，芻糧缺供，邊地早寒，凍餒相繼。以時度之，攻取實難，請從防守之策，臣等亦暫還朝。」於是部科諸臣劾越、輔欺謾。會輔有疾，召還，以寧晉伯劉聚代。

明年，越與聚敗寇溫天嶺，進左都御史。是時三遣大將，皆以越總督軍務。寇每入，小擊輒去，軍罷即復來，率一歲數入。將士益玩寇，而寇勢轉熾。其年九月，滿都魯及孛羅忽、乜加思蘭留妻子老弱於紅鹽池，大舉深入，直抵秦州、安定諸州縣。越策寇盡銳西，不備東偏，乃率延綏總兵官許寧、遊擊將軍周玉各將五千騎為左右哨，出榆林，逾紅兒山，涉白鹽灘，兩晝夜行八百里。將至，暴風起，塵翳目。一老卒前曰：「天贊我

也。去而風，使敵不覺。還軍，遇歸寇，處下風。乘風擊之，蔑不勝矣。」越遽下馬拜之，擢為千戶。分兵千為十覆，而身率寧、玉張兩翼，薄其營，大破之。擒斬三百五十，獲駝馬器械無算，焚其廬帳而還。及滿都魯等飽掠歸，則妻子畜產已蕩盡，相顧痛哭。自是遠徙北去，不敢復居河套，西陲息肩者數年。初，文臣視師者，率從大軍後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。越始多選跳蕩士為腹心將，親與寇搏。又以間覘敵累重邀劫之，或剪其零騎，用是數有功。

十年春，廷議設總制府於固原，舉定西侯蔣琬為總兵官，越提督軍務，控制延綏、寧夏、甘肅三邊。總兵、巡撫而下，並聽節制。詔罷琬，即以越任之，三邊設總制自此始。論功，加太子少保，增俸一級。紀功郎中張謹、兵科給事中郭鏜等論劉聚等濫殺冒功，並劾越妄奏。越方自以功大賞薄，遂怏怏，稱疾還朝。

明年與左都御史李賓同掌院事，兼督十二團營。越素以才自喜，不修小節，為朝議所齮。至是乃破名檢，與群小關通。奸人韋英者，以官奴從征延綏，冒功得百戶。汪直掌西廠用事，英為爪牙，趙因英自結於直。內閣論罷西廠，越遇大學士劉吉、劉珝於朝，顯謂之曰：「汪直行事亦甚公。如黃賜專權納賂，非直不能去。商、萬在事久，是非多有所忌憚。二公入閣幾日，何亦為此？」珝曰：「吾輩所言，非為身謀。使值行事皆公，朝廷置公卿大夫何為？」越不能對。

兵部尚書項忠罷，越當遷，而朝命予陝西巡撫余子俊。越彌不平，請解營務，優詔不許。因自陳搗巢功，為故尚書白圭所抑，從征將士多未錄，乞移所加官酬之。子俊亦言越賞不酬功，乃進兵部尚書，仍掌院事。尋加太子太保。

越急功名。汪直初東征，越望督師，為陳鉞所沮。鉞驟寵，心益艷之。十六年春，延綏守臣奏寇潛渡河入靖虜，越乃說直出師。詔拜保國公朱永為平虜將軍，直監軍，而越提督軍務。越說直令永率大軍由南路，己與直將輕騎循塞垣而西，俱會榆林。越至大同，聞敵帳在威寧海子，則盡選宣、大兩鎮兵二萬，出孤店，潛行至貓兒莊，分數道。值大風雨雪晦冥，進至威寧，寇猶不覺，掩擊大破之。斬首四百三十餘級，獲馬駝牛羊六千，師不至榆林而還。永所出道迂，不見敵，無功。由是封越威寧伯，世襲，歲祿千二百石。越受封，不當復領都察院，而越不欲就西班。御史許進等頌其功，引王驥、楊善例，請仍領院事，提督團營。從之。明年復與直、永帥師出大同。適寇入掠，追擊至黑石崖，擒斬百二十餘人，獲馬七百匹。進太子太傅，增歲祿四百石。明制，文臣不得封公侯。越從勛臣例，改掌前軍都督府，總五軍營兵，督團營如故。自是真為武人，且望侯矣。

其年五月，宣府告警，命佩平胡將軍印，充總兵官。復以直監督軍務，率京軍萬人赴之。比至，寇已去，因留屯其地。至冬，而直為其儕所間，寵衰。越等再請班師，不許。陳鉞居兵部，亦代直請。帝切責之，兩人始懼。已，大同總兵官孫鉞卒，即命越代之，而以直總鎮大同、宣府，悉召京營將士還。

明年，寇犯延綏。越等調兵援之，頗有斬獲，益祿五十石。帝是時益知越、直交結狀。大學士萬安等以越有智計，恐誘直復進，乃請調越延綏以離之。兩人勢益衰。明年，直得罪，言官並劾越。詔奪爵除名，謫居安陸，三子以功蔭得官者，皆削籍，且使使賫敕諭之。越聞使至，欲自裁，見敕有從輕語，乃稍自安。越既為禮法士所疾，自負豪傑，驁然自如。飲食供奉擬王者，射獵聲樂自恣，雖謫徙不少衰。故其得罪，時議頗謂太過，而竟無白之者。孝宗立，赦還。

弘治七年，越屢疏訟冤。詔復左都御史，致仕。越年七十，耄矣，復結中官李廣，以中旨召掌都察院事。給事中季源、御史王一言等交章論，乃寢。

十年冬寇犯甘肅。廷議復設總制官，先後會舉七人，不稱旨。吏部尚書屠滽以越名上，乃詔起原官，加太子太保，總制甘、涼邊務兼巡撫。越言甘鎮兵弱，非籍延、寧兩鎮兵難以克敵，請兼制兩鎮，解巡撫事。從之。明年，越以寇巢賀蘭山後，數擾邊，乃分兵三路進剿。斬四十三級，獲馬駝百餘。加少保，兼太子太傅。遂條上制置哈密事宜。會李廣得罪死，言官連章劾廣黨，皆及越。越聞憂恨，其冬卒於甘州。贈太傅，謚襄敏。

越姿表奇偉，議論飆舉。久歷邊陲，身經十餘戰，知敵情偽及將士勇怯，出奇制勝，動有成算。獎拔士類，籠罩豪俊，用財若流水，以故人樂為用。又嘗薦楊守隨、鐘、屠滽輩，皆有名於世。睦族敦舊，振窮恤貧，如恐不及。其膽智過絕於人。嘗與朱永帥千人巡邊，寇猝至，永欲走，越止之，列陣自固，寇疑未敢前。薄暮，令騎皆下馬，銜枚魚貫行，自率驍勇為殿，從山後行五十里抵城，謂永曰：「我一動，寇追擊，無噍類矣，示暇以惑之也。下馬行，無軍聲，令寇不覺耳。」性故豪縱。嘗西行謁秦王，王開筵奏妓。越語王：「下官為王吠犬久矣，寧無以相酬者？」因盡乞其妓女以歸。一夕大雪，方圍爐飲，諸妓擁琵琶侍。一小校訶敵還，陳敵情。未竟，越大喜，酌金卮飲之，命彈琵琶侑酒，即以金卮賜之。語畢益喜，指妓絕麗者目之曰：「若得此何如？」校惶恐謝。越大笑，立予之。校所至為盡死力。

越在時，人多咎其貪功。及死，而將餕卒惰，冒功糜餉滋甚，邊臣竟未有如越者。

贊曰：人非有才之難，而善用其才之難。王驥、王越之將兵，楊善之奉使，徐有貞之治河，其才皆有過人者。假使隨流平進，以幹略自奮，不失為名卿大夫。而顧以躁於進取，依附攀援，雖剖符受封，在文臣為希世之遇，而譽望因之隳損，甚亦不免削奪。名節所系，可不重哉！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